

何立伟
天下的小事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

选

自

品

作

学

文

湖南师范大学
校友文学自选集

13 之 伟

天下的小事

天下的小事

何立伟 著
责任编辑 孙利军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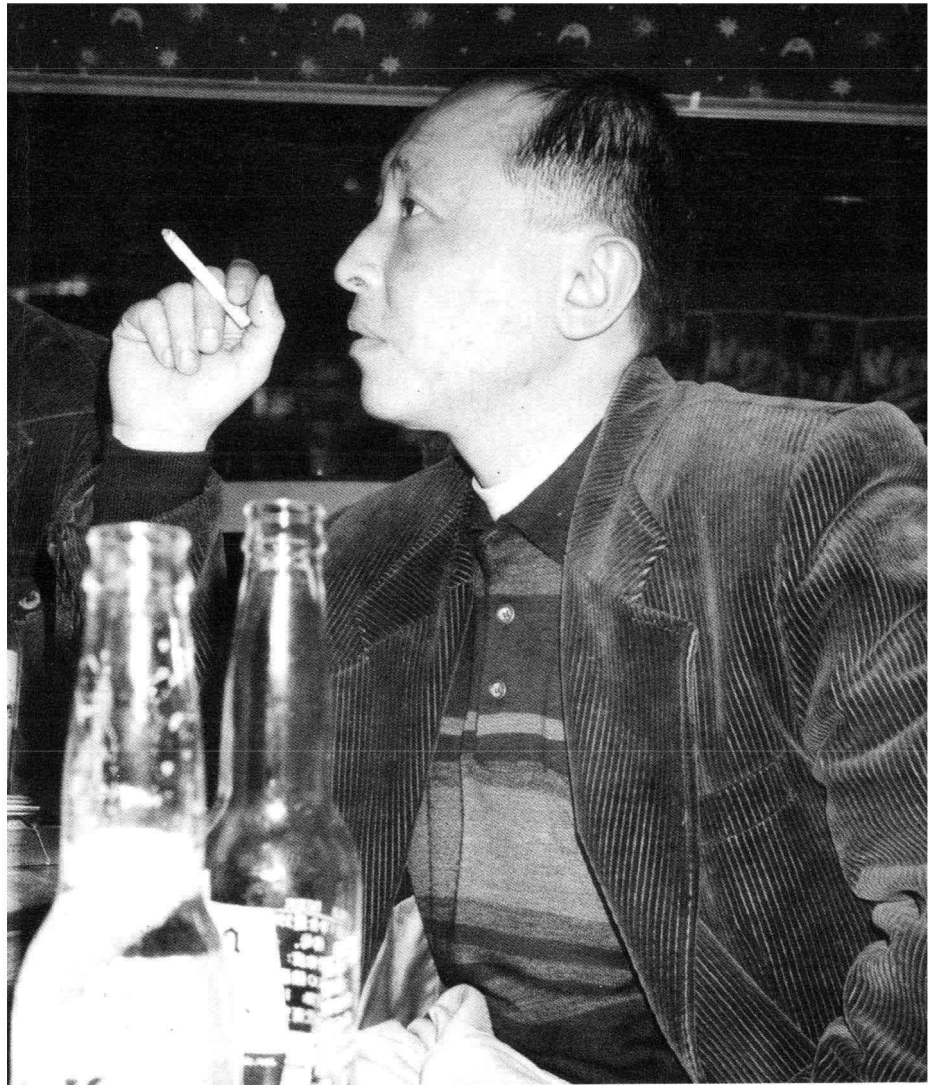
850×1168 32开 15.625印张 363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ISBN7—81031—668—0/1·057

定价：18.60元



13 主伟

这个世界没有文学,人们会活得很好;
这个世界有了文学,人们会活得更好!

何立伟

学生时代的何立伟



听说刘玲从巴黎回来了。几个朋友聚起这事，大家就说应当去看她。这是过的事。所谓去看她，其实就是到“工会”去听她唱歌，也就是说要为她当。们当中许多男人动过心的美人捧场子，声和鲜花给她送去我们的新年祝福与爱。

刘玲出国已经差不多三年了。大约七八年，我们这帮朋友中有了好几位出国，一回就差点逮住，一个去澳洲的机会。许多人却羡慕我，其中自然包括了刘玲。

序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 张楚廷

在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我国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仍满怀民族希望思索着民族未来。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师范学院就是在民族存亡万分紧急之时毅然肩负起民族重任而于 1938 年诞生的。湖南师范大学为民族解放而生，为民族振兴而长，至今，湖南师范大学已经度过了六十年不平凡的岁月。

六十年来，湖南师范大学为国家、为社会培养的各类人才已达十万之众。当我们迎来六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最能引起学校自豪的莫过于从这里走出的千千万万优秀人才，如今他们被称为校友。

今年十月我们将以种种方式来纪念学校的六十华诞。出版一套校友中著述甚丰、影响颇大的知名作家的作品便是其中之一。限于时间和精力，我们拟首先出版在新时期卓有成就的小说家的选集。这

一设想很快得到韩少功、何立伟、钟铁夫、何顿、姜贻斌等校友的有力支持，他们精选了自己的佳作，无偿地提供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此表示他们对母校的深情厚意。不仅学校出版社，在校的全体师生都非常感谢他们对母校的竭诚奉献。

这套小说集仅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在我们十万校友之中有大量优秀的人民教师，杰出的教授和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画家、企业家，有已成为国家栋梁的大批公务员。一所学校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她所培养的人才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多大的贡献，这套小说集是象征、是代表，代表了广大校友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将努力出版更多出自我们校友之手的教育著作集、学术著作集、文学作品集、艺术作品集……

校友的成就是对在校师生的最大鼓励，在他们成就的鼓励下，我们有信心在新的世纪书写湖南师范大学更加灿烂辉煌的历史！

1998年8月

目 录

龙岩坡	(1)
老何的女人	(110)
与你有关或无关	(184)
白色鸟	(216)
小城无故事	(222)
关于刀的故事	(229)
到西藏找狗	(240)
表的故事	(251)
归宿	(257)
雪地上的脚印	(264)
刘玲从巴黎回来	(276)
在梦幻工厂	(287)
结束或开始	(292)
自杀者	(299)
人在远方	(305)
复仇	(317)
消失	(326)

虚构·····	(333)
老何去理发·····	(342)
宋朝的村庄·····	(351)
经历·····	(362)
牛皮·····	(367)
明月明月·····	(381)
小慧·····	(389)
王佬倌·····	(399)
小四·····	(404)
诞生·····	(408)
天下的小事·····	(415)
街头艺人·····	(427)
谁是凶手·····	(436)
证明·····	(446)
雨天·····	(461)
消逝的女人·····	(474)
隐身草或别的什么·····	(481)
在街上或在床上·····	(488)

龙岩坡

第一章

1

李光辉在湘西龙岩坡搞工作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龙岩坡过去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有一天李光辉在山里种红薯，对面高高山上迤邐着下来一老太婆，背负蓬蓬的一大捆湿柴，让李光辉直起腰来，眼睛瞪得很大。这是因为，这个老太婆虽然七十开外，扎着盘头，仍健步如飞，身轻如燕，赛过后生崽；此外还因为，李光辉对这个老太婆眼生得很。有人就附在他耳边说，该老太婆过去的老公就是土匪头子麻老三，她自己实际上也是土匪。麻老三被人民政府一粒花生米毙掉了，她也坐了十几年班房；出来以后，也没有儿女子嗣，就在山那边岩陀寨里一个人平平静静过日子——平时不到这边山里来，今日不知何解走这边过身了。李光辉一边听那人说着这些话，一边看着土匪婆子，心里在想书里头的土匪怎样同眼前这个负柴疾奔的老太婆划上等号。李光辉于是有了一种疑惑。这是很好的事。因为有了疑惑，他才在愣了半天后

有了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土匪的样子原来还是如此令人着迷的呵。李光辉想，上溯若干年，该土匪婆子应是怎样如花似玉的一个娇人哪。假如在那样的年头，有人同他说，你出门会遇上土匪，那他肯定会害怕；但是如果换一种说法：你出门会遇上一个号称土匪的娇人，那他则肯定会欣喜。所以李光辉听人说那个老太婆原来是土匪，他在惊愕同疑惑之外就是欣喜。李光辉还想到自己的外婆，七十不到，已是成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饭吃不下几粒，中药倒吃得下两三罐子。假如外婆当年也在湘西当过土匪，就不至于这般可怜模样了。李光辉还想起麻老三，觉得该土匪头子虽然是横死了一条命，道理上说是轻如鸿毛，实际上也还是蛮值得的。原因是，他毕竟娶了一个如花似玉即使到了七十岁仍能健步如飞的娇人做堂客，享受了人世上难得的艳福。当然这样的想法是不能同人说起的，最好的朋友也不能说起，因为李光辉是省里头派下来的工作队员。

工作队的工作是让社员们“农业学大寨”。现在种红薯也是在学大寨，但心里羡慕麻老三就不是学大寨了。李光辉只好咳嗽一声，又弯腰去锄土。天上的太阳很大，李光辉故意不戴草帽，为的是要同社员们晒得一样黑。这事说明，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就是单纯，而且听话，因为工作队的王队长一再在会上强调，在学大寨的过程中，工作队员务必要与社员“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李光辉在理解上还多了一同，就是皮肤的颜色也要与社员同。种红薯的社员是不是也羡慕麻老三，不得而知。假如他们也羡慕，那又多了一同。但这一同不能说，一说不但社员要挨批，李光辉也要挨批。假如都因此事而挨批，岂不更多出了一同？

我现在补充交待一下，土匪婆下山来的时候附在李光辉

耳边说话的那个人叫做马石头，原来是龙岩坡生产队的队长。半年前，也就是李光辉下到湘西搞工作队一个月以后被撤了职，原因是，作风不好，乱搞女人。撤他的职的是工作队，具体地说来，就是李光辉。考虑到李光辉同志的权力有如此之大，马石头附在他的耳边上说话，很有点阿谀之味，就不难理解了。

龙岩坡生产队属青山大队，青山大队属麻岭公社。整个麻岭公社有十二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八个生产队，十二乘八等于九十六个生产队。因此就有九十六个李光辉这样的工作队员下去了。下去一个月之后，九十六个生产队长总共剩下了八个，就是说，农业学大寨首要的成绩便是有八十八个生产队长被工作队撤了职。八十八个生产队长年龄不一，胖瘦不一，脾气不一，工作态度不一，但撤职的原因却同一，就是：作风不好，乱搞女人。

以上事实很有点嚼头。其一，“作风不好，乱搞女人”，听上去好像是两条罪名，其实是一条。作风不好是因，乱搞女人是果。这是因果关系，但工作队员在群众大会上宣布的时候，使用的是并列关系，这样就成了两条罪名。李光辉就是这样宣布的，他说，你马石头，一是作风不好，二是乱搞女人，所以撤职！这说明李光辉李同志学会了一分为二的哲学。其二，假如九十六个生产队长里头有八十八人作风不好，乱搞女人，都犯着同一的错误，只能说明这个错误是有传染性的，就像流感或者霍乱一样。但这是有限传染，被传染者仅限于生产队长。不知为什么，麻岭公社仍有八个生产队长没有被传染。这八个生产队长没被传染是不是好事，则不得而知。其三，一夜之间撤换了八十八个基层干部，用的

是同一的罪名，也许是工作队的同志们把复杂的问题作了最简单的处理。这就是说，也许某个生产队长犯的其实是贪污挪用一类的事，但那样说群众会难于理解，不如把作风不好、乱搞女人这顶帽子戴下去，显得更便当得多。文化革命中就是如此，假如你要把某个走资派搞得臭不可闻，你说他这样那样，都不如说他乱搞男女关系更易得手。这就说明，麻岭公社八十八个生产队长因“作风不好，乱搞女人”而被撤职一事，是颇有点意味深长的。但我这么说也许会引起误会，以为麻岭公社出了八十八桩冤假错案。我虽然不能替别人来辩解，但我却可以替李光辉说上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李光辉撤马石头的职，撤得一点都不冤枉。

李光辉随省委“农业学大寨”工作团下到龙岩坡时才二十一岁。他是头一回回到大山里头来。来的第一天，站在山顶上朝四面一望，哇的就叫了一声。因为他看到了由山峦铺成的海洋。事实上他也没有见过海，但他确认那连绵无尽的蓝蒙蒙的峰壑就是普希金歌颂过的由自由元素组成的大海。这样，他就第一回认识到了人的渺小。除此之外，他还觉得迎面吹来的山风令人醺醺欲醉。这种感觉是十分强烈的，所以以后李光辉每每喜欢跑到山顶上来吹风。风一吹，脑壳里就一片澄明，就像云被吹光了的湛蓝天宇。

这是在山上的情形，下到山脚下，就要农业学大寨了。这是不能哇的叫一声的，当然也不会脑壳里一片澄明。农业学大寨其实就是斗争，叫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实际上是与自然斗，也可以称为战胜自然。具体的做法就是学山西的大寨人，在石头很多的山上围出人造梯田来。与人斗则是开批斗会，撤职。具体的对象就是生产队长。因

为工作队王队长再三说了，在麻岭公社，百分之九十的基层组织已经烂掉了，成为了广大贫下中农农业学大寨的绊脚石，务必要搬掉。所以李光辉一来到龙岩坡就要搬掉马石头。事有凑巧，马生产队长正好名叫石头，不搬掉还行吗？

要搬掉石头也不见得就那么容易。总得要以理服人吧。李光辉那一段时间的工作就是找这个服人之理。找得头晕脑胀了，就到山顶上去吹风，哇的叫一声，再下山来继续找。

2

工作队员李光辉才二十一岁，正是到了想显示自己不再是毛孩子的时节。所以他的工作十分卖劲。在寻找服人之理这件事上，他花的功夫是很大的。白天他与社员“三同”，而且晒太阳故意不戴草帽，一个月下来，皮肤颜色也差不多与社员同。晚上就挨家挨户串门，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小本本里头夹了一支圆珠笔，坐在火塘边上同社员说话，调查马石头的情况。问答之间，手不停地在小本本上记着。就这样，一个月下来，小本本就用了五六个。但李光辉又有了一点疑惑，就是，社员都不说马石头的坏话，专说他的好话。比方说马石头是个勤快的人啦，马石头唱山歌子唱得比哪个都多啦，马石头在山里打了麂子送给五保户吃啦，等等。假如忽然把这样的石头搬掉，说上述话的社员会怎么想？李光辉本人又会怎么想？

由于这点疑惑，工作队员李光辉的工作就更加细致深入了。举例来说，他来到社员马大佬家里就是如此。马大佬同马石头一样，都是四十六七的汉子，还是本家兄弟，但马大佬更穷一些。李光辉坐在他家里，环顾四周，想到一句成

语：家徒四壁。当然也不绝对如此，比方说他家的壁上还是挂了蓑衣斗笠鸟銃一类东西的。但马大佬穷得讨不起堂客，却也是众所周知。所以马大佬就长着一张苦大仇深的瓦刀脸，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提起自己的本家兄弟，他开始比较沉默。这是因为他不晓得李同志问话的目的何在。李同志就说道：虽然你和马石头是本家兄弟，但是你对他有什么看法、意见，都可以向工作队反映。龙岩坡这地方太穷了，农业学大寨多年来都学不出模样来，马石头是生产队长，这都是他的责任嘛。你对他的了解比别人肯定要多一些，你说说看嘛。马大佬斜着瓦刀脸看着李光辉，慢慢琢磨他的话里的意思，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工作队是要找马石头算账呵。这说明马大佬虽然穷得讨不起堂客，却也算得上是聪明过人。可以肯定，马大佬不会说出什么马石头是个勤快人一类的话来，但他还是沉默不语。这是因为，他晓得，一个人老是沉默不语，一旦说起话来，才会一言九鼎。李光辉到底年轻，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是这号药。于是又更加细致深入地启发：其实呵，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马石头既然是干部，那就应当拿出个好样子来给社员看。假如他拿出的是好样子，那么龙岩坡学大寨就不会这么没有成绩。龙岩坡学大寨这么没有成绩，只能说明他没有拿出好样子来，你说是不是马大佬？马大佬明白这是应当点头——不但应当点头，还应当说话的时候了。

我们晓得，李光辉从马大佬家里出来，年轻的脸涨得通红。这就是说，细致深入的工作取得了空前的效果。他于是赶忙又到第二家人家去。这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山里人夜里没有文化生活，十一点多钟早就困得流一枕头的口水

了。李光辉咚咚咚咚敲着门，主人点燃煤油灯，吱呀一声把门打开，放进来李光辉兴奋的脚步。困啦？困啦？就困啦？李光辉踏进门坎就响亮地说。空空的堂屋里回音很大。

这家人家男主人名叫马五谷。这里我们要交待一下，龙岩坡生产队一共有四十二户人家，马姓有三十户，是当地的土著，余则为杂姓，也就是后来搬迁来的人。马姓住在山腰上，杂姓住在山脚下。所以李光辉现在是在山腰间。从堂屋敞开的门里朝外望，可见那些沉睡的山峰以及其上的点点星光。因此那门框子框住的就是一幅深沉的画。但是工作队员李光辉无心欣赏这幅画，他要来细致深入地启发马五谷，以证明马大佬所言不虚。

李光辉的细致深入的工作做了个把小时后，马五谷才开口说话。在说话之前，不断地朝里屋里望，而且把耳朵竖起来，听那里面有无动静。听到鼾声像门外的山峦一样起伏不已，才开始说道：是的，是的，是的，是有这么回事。连我的堂客他都困过。

马五谷说的“他”就是马石头。按辈分马五谷是马石头的本家堂叔，他的堂客即是马石头的堂婶。马五谷说的就是：堂侄连堂婶也困过了。

李光辉把手掌在膝上一拍，大叫一声：好！

马五谷一听，木了半天，他不晓得这一声“好”是好在哪里了。

我们已经晓得，龙岩坡是个非常穷的地方。农闲的时候，一般都只吃两餐饭，农忙时才能吃上三餐。三餐中的中餐，实际上就是一些烤红薯、包谷粑粑一类马虎的肠胃充填物。李光辉刚来的时候虽然有思想准备，但并没有实际挨饿